



农历七月十四,广西老百姓有吃鸭肉的习俗,因此,每年为过七月十四而养鸭也成了一种习惯。但我父亲不喜欢养鸭,因为养鸭需要有河流或水塘,如果没有,至少得挖一个土坑倒上一些水给鸭戏水才好。过去,我们住在大石山里,用水非常紧张,没有多余的水让鸭子去奢侈。没有戏水的旱鸭子浑身臭味,更令父亲讨厌,因此,从小到大,我家没养过鸭子。

我们屯共有七户人家,恒爷、先叔、宣爷他们三家都养过鸭。还记得每年惊蛰过后天气变暖,先是恒爷从集市买回小鸭苗来养,刚出壳的小鸭毛绒绒的,鹅黄色的羽毛煞是可爱。放学回来,恒爷的女儿二姑拖着锄头,嘴里哩哩哩地呼唤几声,它们就左右摇摆地跟上来。不到两三天,几只鸭子就成了跟屁虫,你走一步它们就跟一步,形影不离。为了和小鸭呆在一起,我得躲开父亲的视线,倘若被他发现了,他一定会说我偷懒,接下来的“待遇”是挨鞭子或敲脑壳。尽管冒着风险,我还是摆脱不了小鸭子的吸引力,时常偷偷地去帮二姑挖蚯蚓。

七月十四杀鸭的时候,我在二姑的家门前磨蹭,久久不愿离去,那时,我是多么想品尝一下鸭肉的味道啊。而正当这时,父亲的鞭子也常常跟了过来,我害怕至极,一溜烟飞奔回家。父亲关起门来数落我是馋猫,我曾为此掉落过许多委屈的泪水。

三年级的时候,我到外婆家读书,外婆的村子里种稻田,有小溪小河,家家户户都养鸭。鸭

前,牧鸭人在后,需要拐弯的地方,用竹竿前的烂布拨动领头的鸭,后面的鸭好像受了无声的指令便纷纷跟上去。

五月底六月初,经过两三个月的放牧,鸭子长高了许多,但这时还不能食用,因为脂肪沉积得还不够,需经过半月至一个月的“填鸭”才能达标。“填鸭”一般用炒玉米粒,早晚各填一次,填鸭人两脚踩住鸭脚,两腿夹住鸭翅,左手执一柄陶瓷匙羹,撑开鸭嘴,右手抓一把炒玉米粒往鸭嘴里填,填饱的鸭子不能再放牧,需装进笼子里,挂在猪栏牛栏的天花楼板下。离群的鸭子,在笼内叫唤,呼喊自己的同伴,这时节,全村笼子里的鸭子都嘎嘎地叫起来,此起彼伏,从天亮一直叫到天黑。七月十四渐近,过节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

七月十四壮族人有送鸭的习惯,嫁出去的女儿七月十四前要回娘家,这时走在壮家的村村寨寨,你会发现,年轻的母亲背着胖嘟嘟的娃娃,打着花伞,行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年轻的丈夫挑着一担鸭子紧随其后,少的有两三只,多的有二十几只。特别是刚定婚的男方,七月十四送的礼数更为周到、厚重,一般同姓的兄弟叔侄、女方的舅爷叔侄都要礼数到位,以示亲戚朋友对这门亲事的认可。还有“老契”等其他要好的朋友也要送鸭,以示壮家人注重情谊的习俗。

七月十四一大早,壮家人各家各户开始杀鸭,无论你走到哪寨哪村,水池边、小溪旁、小河畔,都挤满了拔鸭毛的人,有说有笑,互相交流养鸭、拔鸭毛的经验,高兴起来了还唱唱山歌,歌声缭绕,其乐融融。

壮家人爱吃白切鸭,崇尚原汁原味,杀鸭时用鸭血淋在一碟准备好的糯米上,等血和米凝成一块后备用。理好的鸭用清水煮熟,起锅,顺手把糯米血粑放置于鸭汤中煮熟,起锅,晾凉,然后把鸭肉、血粑切成块,拼盘。壮家人喜欢呼唤兄弟叔侄、亲朋好友一起共进鸭宴。这天,一般吃完东家进西家,全村家家户户都要巡个遍,倘若你是外地来的宾客,也得跟着主人在村里吃一遍,如果不去,主人就会觉得对你招待不周。未婚的青年男女吃饱之后还要去赶歌圩,寻找自己的幸福。而多数的男人会留在村里喝酒、猜码,一直闹到深夜。

现在,我远离家乡在外工作近二十年,很多年没参加七月十四的庆宴了,但每年七月十四到来之际,关于鸭子的那些事,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父亲组章

□ 陈爱中

—

新年很冷,
在医院里和父亲聊天,
能听到麦苗冬眠的呼吸声,
喜鹊划过天际的凉寒,
犹如父亲感慨不已的病情。

以厌弃的调子保持纯粹农民的色彩,
父亲也不喜欢城市的喧嚣,
他说这是命运,伴随孤独与安逸。

并不深究城市与乡村的优劣,
我带着深爱的妻子、女儿,
回到故乡,
他的田园就是繁花盛开,
尽管依然家徒四壁。

二

渐起的白内障、耳鸣,
还有三十年前的肺病,纷至沓来,
年岁累积的经验伴随伤病的迁延,
和贫穷的勤劳有关,
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勤劳致富的坚定信念。

除了孙女,
他常常避免提到未来的事,
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脆弱,
只是不愿意。

但我知道,他能坚持三十年,
就会有另一个三十年,
草木葱茏,万象更新,
像所有高寿的老者,
积善结缘,目视万物成长,
一定要如此想象并坚信,
他是父亲。

三

父亲对村庄如数家珍,
时间是一条线,
弥漫在他的身边,
犹如麦苗,
不断循环着春种秋收的调子,
在不变中丰富时间流逝的意愿。

他最喜欢谈我童年的穷苦,
和青春的所谓奋斗,
他早就知道,
只有读书是我唯一能做主的事,
即便是这样主要也是因为机运。
知子莫若父,有点愚昧,但通透。

四

父亲让村庄里一座座倒塌的房屋复活,
让村外起伏不断的坟头和树木,
讲述自己的故事,
以局中人的口吻回味过去,
羡慕现在的众生。
他讲述的调子始终如一,
这也是命运。



雨后的三江布央茶园美如画。
梁秀明 摄

打开“西大门” 走进新时代

——广西多民族作家开展“金秋西林行”纪实采风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浩云) 8月25日至27日,广西多民族作家采风团一行走进百色市西林县,开展“金秋西林行”纪实采风活动。黄佩华、牙韩彰、覃端强、罗南、丘文桥、李明媚、莫维铭、杨文升、廖俊清、黄志伟等30多位作家深入定安镇、那劳镇、古障镇、马蚌镇、八达镇、普合苗族乡等地,对田西高速沿线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乡村振兴、建设施工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为撰写专著《西大门》(暂名)收集素材、汲取灵感,将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展现公路建设者和沿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勇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有着“广西西大门”之称的西林县位于广西的最西端,东与田林县接壤、南与云南省广南县毗邻、西与云南省罗平县、北与贵州省兴义市隔江相望,是广西西进和云贵东出的主要门户之一。据悉,自2022年12月,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广西田林至西林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后,广西宣告全面实现“县县通高速”目标。田西高速公路连接广西百色和云南曲靖,全长191.262公里,穿过22座山,架起174座桥,通车后极大缩短了滇桂两省(区)的直线交通距离,成为广西又一条重要出区高速通道。田西高速通车后,西林县“一肩挑三省”的独特区位优势得到有效发挥。沙糖桔、桫欏、茶叶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经由田西高速销往全国各地。

田西高速串起桂、滇、黔三省(区)沿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将极大推动区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27日采风结束后,专家学者作家们齐聚一堂进行座谈,大家纷纷表示,田西高速建设过程中创下许多奇迹,是高速公路建设的成功典范,体现国家战略和社会责任,建设者和沿线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涌现出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田西高速通车后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变化等,西林县委、县政府拟出版纪实文学专著《西大门》(暂名)将此载入史册,这一举措体现出老区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意义非凡,他们将全力配合,尽快推进图书出版。